



图 8-4 南薰殿旧藏《宋神宗皇后像》

以如意形云纹托起的一颗火焰珠。在火焰珠两侧，各饰一条相向的龙纹。有人认为，龙能降雨，民间遇旱年常拜祭龙王祈雨，后演成“耍龙灯”。“二龙戏珠”即由“耍龙灯”演变而来，有庆丰年、祈吉祥之意。宝珠在冠前部居中，左右两侧二龙护卫，实是“护法思想”的具体表现。

第三，凤纹

凤的形象，源于中国古代先民鸟图腾的崇拜。古人认为凤凰是有雌雄的，雄曰凤，雌曰凰。凤凰是想象中的灵禽，“见则天下康宁”，故为祥瑞的神鸟，代表高贵美好和吉祥如意。在中国古人的文化论著中规定了凤凰的造型：鸿前麟后、蛇颈鱼尾、鹤頤鸳腮、燕领鸡喙、人目鵠“耳”、鹤足鹰爪、龙纹龟身。

辽代金器上的凤纹以对凤、升凤为主，有立有飞，并多与火焰珠相配。虽与唐有一定的关系，但总的来说它自成模式。辽代金冠上的凤鸟造型大体遵循了这种形象定义。但凤嘴呈鹰勾状，与契丹人喜爱纵鹰有密切关系。^{*34}在辽代金冠上，凤纹是仅次于宝珠火焰纹、龙纹的一个纹样。辽

代凤纹不仅见于金银器的各种器类，还普遍饰于壁画、石刻和铜饰等。它的特征非常突出，凤头较大，头上有灵芝状凤冠，大眼，勾喙如鹰，有凶猛之势。S型长颈与僵直的身体呈强烈的对比，展翅，翅羽简单整齐，长翎尾，由三或四根长翎羽组成。全身羽毛往往用碎线纹装饰。

第四，火焰宝珠纹

火焰宝珠也就是摩尼宝珠，是佛教里的宝物，佛教壁画里以此宝珠供奉佛。杨富学、杜斗城先生在《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——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》一文中指出对鎏金银冠上的宝珠火焰纹是“摩尼宝珠”，既可能是“七宝”之一的“珠宝”，同时也可为佛法的代表。^{*35}在佛教壁画里，人们以火焰宝珠供奉佛。所谓“七宝”，《长阿含经》卷六《转轮圣王修行经》有载，经中称转轮王有七宝：一者金轮宝，二者白象宝，三者甘马宝，四者神珠宝，五者玉女宝，六者居士宝，七者主兵宝。^{*36}火焰宝珠纹常被作为某一部分的主图案等。

第五，重瓣莲花纹

在辽代金冠上，莲花多为镂雕双重八瓣莲花状，用作冠顶凤鸟的底座。莲花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清高、洁净、高雅的文化内涵，与道教、佛教等宗教信仰相连，还因“莲”与“连”谐音产生了众多与“莲”有关的吉祥符号和图案^{*37}。用莲花饰首或为冠形与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，《北史》卷九十五：“（西域康国）其王素冠七宝花”，所谓七宝花，是指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莲花。

十 结束语

作为辽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辽代金冠是契丹民族物质与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展示了充满神秘色彩的草原文化，反映了契丹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影响。这些曾戴于契丹贵族头上，也曾埋于地下古墓近千年的精美文物，并没有因时间而失去当年璀璨的光彩。当我们站在博物馆暗暗的灯光中，静静地凝视着玻璃罩中这些奢华精美的金冠时，那个曾经创造了辉煌历史，却又神秘消失的契丹文明是否会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。

*34 朱天舒：辽代金银器上的凤纹 [J].《内蒙古文物考古》，1997年第1期，第13页。

*35 杨富学、杜斗城：《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——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》，《北方文物》1999年第2期，第21~25页。

*36 《大正藏》No.1，第39页 b栏。

*37 如一品清廉、连生贵子、连中三元、喜得连科、一路连科等。

